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五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

生活

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

電話 七一五三二

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 內政部登記

第一卷 第二十二期

一個銅板

俞子夷

職業教育社忽然異想天開的，要招集社外的幾個人幫他們研究社務，並且又用了別開生面的綁票式的方法，把各人在二月中旬綁到蘇州的光福去，用看梅花來拐騙人，直到綁上了船，便一天要開會討論到五六個鐘頭．第一天還好，先綁到蘇州城裏貝老班家的獅子林去，但是飯後開會，直到旁晚才完，完後休息，好多人去穿假山，少數人不去穿，依舊在假山旁邊講職業教育．不久上青年會去，又有人私下討論什麼職業教育．接下去到城中飯店，吃夜飯，又是非正式的談職業教育．於是有人提議，要立一個解嚴的辦法，在討論時，大家當盡心盡力的討論職業教育，在休息時一律禁止；若有人談到職業教育這句話的，每次罰一個銅板．這雖是一種兒戲，實在也不過想調節精神．當時大家同意，即刻實行，所以從第二天下了船起，只許開會時講職業教育，休息時大家不敢說這名詞．但是各人的心志專在這一個問題上，所以休息時閒談，仍不免要觸犯這特殊的解嚴法．起先有人用『這個』，『那個』等來替代．然而到高興的時候，也不免要脫口而出受罰一個銅板的．到後來有人索性用『一個銅板』來替代『職業教育』一句話了．總計遊鄧尉二整天，共收罰款五百餘文．罰款充公，買花生麻餅等小吃．所以『一個銅板』這句話，變成我們參與討論的同人間一個特殊有趣的話了．這一段小小的趣話，因而使我想起一件故事來了．

我小時候看見過一本小本的小說，書名我忘記了．什麼人編的，我也忘記了．好像編者是根據法國囂俄小說改成的．書裏敘述一個沒有父母的孩子，寄養在叔嬸家裏．他受着嬸嬸不平的虐待，逃了出去．起先在森林裏住了幾時，後來到街上來，因為餓得荒，偷了店家的東西吃．後來不知

本期目次

一個銅板	俞子夷
漫談中之鄉民生活	平齋
泰縣小販的生活狀況	嚴畫
當舖	金公
窗內和窗外	楊天月
從歌謠中得到的民間生活狀況	寶開
換蚌珠	
巧偷	心雪
南通貧民之呻吟	人教

道為了什麽事竟關在監獄裏．獄卒的虐待，又使他發怒，用了裁縫的剪刀和獄卒衝突．因此得了鬧獄的罪名，結果是處了死刑．他在臨刑的時候，身邊摸出餘下來的一個銅板向劊子手說：『請給了窮苦的人罷！』

（For the Poor!）

那書裏的記事大概如此．因為年代已經有二十多年了，我又是一健忘的，恐怕不很確切的了．但是我的人生觀，受這小本小說的影響很大．後來屢次想找舊本重看，至今沒有找到．書裏好像還有幾句按語，彷彿是『小學校一天一天的關門，監獄一天一天的加增，然而還常嫌人滿．小學校的教員，大數改業去當獄卒……』我是小學教員，我常常把這段話牢牢的記着．土匪，搶刼，兵變，綁票，真的一天一天的增加了．小學校的經費，真的，一天一天的近乎沒有了．好好的人，因為餓得荒，不甘餓死．而轉輾受死刑的，也似乎一天一天的多了．不知道他們臨刑時，還有一個銅板沒有！

我們在蘇州討論的問題裏，很注重在平民生活方面——無非想法使餓得荒的人減少些．老實說，大概也不出這『一個銅板』的問題．會畢，各人迫我把開會時『一個銅板』的笑話記出來，我又聯想到小時候看的故事上去．我記這一段文，心上有一種特殊的感想——不是笑話，却是對於故事裏被難人的一種同情呢．

渡歲中之鄉民生活

平齋

客冬十二月廿七日，旋里渡歲．在此歲尾年首，見聞殊多．爰記之．可見鄉民生活之一斑矣．余處武邑西郊外二十里許．該地居民，大都業農．工商業不甚發達．故純係農民生活．於十二月廿七日至三十日止．四日之內．各戶準備過年雜物．製糕糰也．（製糕糰以備新年點心，）殺雞豕也．（該地居民大率養雞豕以佐肴．）家庭之內．較之平日忙碌萬倍．男女老少．怡怡然而現喜色．似覺渡歲之樂樂無窮．然貧之之家．遇此時節．苦樂之狀，大相徑庭．東鄰某氏．夫婦子女一家六口，室如懸罄．一貧如洗．平日衣食，竭蹶非常，際此時候．諸兒瞥見西鄰兒童．衣新衣．戴新帽．奔告阿父阿母曰，時將過年矣．前日許吾儕之新衣新帽，可得而衣乎．大兒向阿母曰．家無肉．祭神後．團聚一堂．何以為樂．轉請阿父曰．家中過年雜物．尚付缺如．胡不從速購備耶．夫婦二人．囊空如洗．卽飽腹之米．甕中尚虛．遑論新衣肉肴．相顧默然．諸兒又喧爭不已．少頃．債主趕至．容糾糾．氣昂昂．怒目厲聲曰．今日何日．店帳至何時可償耶．聲勢兇兇．若將有所不利於某者．諸兒驟見．受驚大慟．後經鄰人勸能，此貧者渡歲之景象也．

余家距市甚邇．數武可達．每日上午隨兄如市購物．但見市上行人．寥若晨星．市面蕭條不堪．疑而詢諸阿兄．則曰．年來秋收不豐．且年關銀根又復緊急．而人欠欠人之帳項．

正待結束．無錢者處此關頭．大都躲避債主．偸安片刻耳．間有相互晤面，則和顏緩語．向之申說．或有出言不愼，兩不相讓．以致彼此奮拳相打者，在在有之．此爲除夕鄉間索債之景象也．

除夕之夜，俗有祭五路財神之擧．焚香燃燭．供奉甚恭．四處爆竹之聲．時觸耳鼓．自薄暮以至深更．無時或巳．此種無意識之糜費，爲數不知凡幾．愚矣哉，鄉民之薄己而厚神也．不知其效果何在．可嘆爆竹一聲，氣象更新．古人謂小別經年，余謂一睡經年，巳至十五年元旦矣，紅男綠女，熙熙攘攘．開言送日，或三五成羣，詣長者處賀年．是日無論貧富貴賤，狹路相逢，莫不以恭賀新禧之套語相敬．

在此新年時候．終日無事．惟以游戲爲專職．然窮鄉僻壤，稍有意思之遊藝場所，向無建設．唯種種賭具，應有盡有．且處處設置．故鄉民以賭博爲唯一之消遣，竟成賭世界．最可笑者．昨日囊中空空，甘受債主之呵叱而不顧，一日之隔，一擲數金．由是以觀，鄉村教育誠急不容緩矣．

除豪賭之外，提籃小販，無處蔑有．所售者紙烟而已矣．無論老少，人口一枝．所售紙烟，類皆舶來品．貨久而値昂．漏巵外溢，不可計算．終日勤勞之鄉農，以血汗換得之金錢，而甘心虛擲於傷身敗俗之物，豈不惜哉！豈不惜哉！

泰縣小販的生活狀況

賦蘭

泰縣是江蘇省的一個縣分，在前淸屬揚州府，有運鹽河橫貫東西，稱爲裏下河的門戶．淮南通屬泰屬，從前產鹽很多，都要由泰縣經過，所以靠着鹽務吃飯的很多；又因爲沒有官鹽，私鹽小販，有資本有勢力的偸運出境，無資本無勢力的就在當地買賣，養活的人着實不少．自從淮南產鹽量銳減，稽核所成立，泰縣設有支所，查拿私鹽非常認眞，靠着官鹽過運吃飯的人，漸漸失業！靠着販運私鹽過活的人，也都失業了！這些不工不商不農的人，要維持生活，只有去做小販子．

小販的種類很多，但泰縣地方不很開通，賣報的小販，容不到十人．賣舊貨的也不多，間或有在南京上海販些舊木器舊洋貨來賣的，很能賺到些利錢．但是須資本越大，賺利越厚；又須和南京上海的人有聯合，成本便宜，賺的利錢纔大，所以做這一項小販的人也不多．

最輕便容易的小販，只有雜貨擔子．從前的雜貨擔子，所販賣的無非是花粉頭油，繩帶絨線，梳篦刷剪之類，大率是土貨，遠路來的不過是外縣貨，外省貨．現在的雜貨擔子，資本大些的，就是一爿小洋貨店了．

最可駭可怪的！國人提倡國貨，抵制劣貨，這些小販所賣的，十之八九是劣貨！因爲劣貨價錢便宜，賺的利厚，就是學界抵制最烈的時候，檢查洋貨店，也不能去檢查洋貨擔子，因爲他們靠這點貨物，做本錢養活性

命，如若焚燒他的貨物，就有性命之虞！所以拿愛國的話對他們說，總難入耳。

當舖

益公

當舖所以通有無濟緩急，自爲資本主義社會上不可少之營業，爰就調查所得，分述如左：

利息係按月三分計算，（即每當本十元，月利三角），時限二十四個月，逾限不贖，當舖即將所當之物折賣，謂之『打當』。故當舖出本利十元，在一個年，可得利金三元六角，利牟不可謂不重。嘗見奉天瀋陽城當舖，多於門首懸挂一牌，上書：『過十元者，按二分行息』。北京昔亦有當本多者，減收利息辦法，今已一律三分，亦可見金融之緊矣。時限雖係二十四個月，倘有『頂五』之說；例如一月一日所當之物，如在二月五日以前取贖，仍按一個月計利。故精於計算者，對所當之物，按照『頂五』日期，嚴密計算，按期換票，每年可少納利兩個月。當物人經過相當時期，如能將物贖回，當舖最爲歡迎。以其能得固定之利息也。若夫『打當』，則能否換錢，尚是問題，即使能換而所換能否超過贖當人應出利子之數，尤爲問題也。

當舖內部之組織，『總管』『當家』『副事』之外，有所謂『頭櫃』『貳櫃』。在櫃面所坐之位置，亦有一定。大約坐於迎門之左者，爲『頭櫃』，右者爲『貳櫃』。頭貳櫃最大之職責，爲衡定物值，眼力如何，關係營業盈虧。故人選最爲審愼。通例工資之外，大半『吃買賣』。

當票之字體，頗爲特別，非個中之人不易認識。通例當票上形容所當之物，極爲惡劣。衣則『油破孔』，表則『銅馬表』。蓋恐贖當人藉詞訛賴也。故當票之字，必變體以掩之。習當業者，第一步即練習認當字寫當票，亦可見其重要也。

當舖執役，均係禮聘而來。非若他『行』手藝，賦閒者可以請人謀事。此或習慣使然，本無具何意義也。

窗內和窗外

楊天月

（一）

『趙媽！豐官的棉袍兒，新的我早已叫縫工製就，交給你已有好多日子了！你看他身上穿的不是很汚舊了嗎？快些把舊的丟掉，替他換新的。』這種柔婉而剛强的聲音，從一所宏敞洋房的窗口傳出來。

（二）

『媽媽！媽媽！衣裳……衣裳……，』一個衣衫襤褸的女孩兒，赤着足，蓬著髮，從一所宏敞的洋房後面一滾一滾地跑來。

『哈哈！阿囝！阿囝！你這件好衣服那兒來的？還是人家送給你的？快些拿來，媽替你穿著。倒是很合身，很美觀；媽替你去放好，等到後天姨母的兒子娶妻，穿了去吃喜酒。』黑瘦年輕的一個婦人誠懇地對他說着。

（三）

這時有個年約二十多歲的青年，恰在那所高大的洋房旁邊游散，看了這種情形，發呆起來，心裏想；『同樣一件衣服，窗內的人爲什麼這樣輕視他？到了窗外人手裏，爲什麼這樣愛重他』？

從歌謠中得到的民間生活狀況

震開

民間的歌謠，很有表現民間實際生活狀況的價值，有的是屬於含有普遍性的道德訓言，又寓有規箴的意思；很足供研究生活的人們所採取．現在選錄較佳的歌謠數則，供諸君參考：

一・四月裏，麥脚黃，家家田頭鬧嚷嚷：三歲孩兒尋牛草，八十歲公公送茶湯．

這是極力的描寫農忙時一個田家生活的狀況．只舉小孩及老人而言，是用烘托的方法：小孩及老人如此，丁壯的力作，不必加思索可知了．

二・太陽一出磨盤大，鄉莊有個好人家；公賣酒，婆賣紗，媳婦在家紡棉紗．

鄉間良農的家庭實際生活狀況，很足以從這謠中表現出來．贊揚他是一個好人家，又含有勉人努力於他當前生產的意思．

三・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蟲冬有雪，收拾書箱好過年．

懶惰的學生，或是不知求學的眞正目的的學生，一捧了書本，就覺厭煩不堪．這謠正是一個有惰性的學生的寫眞，很有刺激他們的價值．

四・端午看看，八月半算算，到了年來假不轉．

假不轉，是『免不掉』的意思；也可當作『借錢轉不過』的解釋．

借債人的生活，慣是如此的．

五・十畝田，十畝田，翻轉翻倒吃弗及．

翻轉翻倒，是『輪流而種』之意．及，是『盡』字之意．此由於農人之力種所致．而說吃弗及，是沛然有餘裕了．這實是勉人勤作的歌謠．

六・要得富，丟了紡紗就織布；布，布，不吃苦，怎能有布做？犬守夜，雞司晨，變了一個人，怎能怕苦過一身！

這謠先述致富的一般人的生活狀況，是由作苦所致．末段借物設喩，乃是教人作苦的良箴．

七・十二月裏雪花飄，賭博朋友餓難熬，右手挾的青竹子，左手牵的討飯瓢；大戶人家吃一頓，小戶人家要一瓢．一跑跑到蔣家灣，狗子咬了脚膝彎．足一頓，瓢一摜，『我不賭錢怎得討飯！』

這是戒賭的歌謠，把賭博者生活極力描寫一番；先寫狂博後生活的艱窘，逼出他最後的懺悔；很足以促他們這班好賭的游民猛省．

摸蚌珠

——吳興中管鎭居民之生活——

中管爲吳興縣屬之一小鎭，居民大都以摸蚌珠爲業．除春冬嚴寒之季

外，其餘歲月，俱消磨於隨風逐浪水澳河濱之間．彼輩水性甚佳，嘗入水半小時以上不致有礙．浙西河道冰多，港汊紛歧，素產河蚌，偶亦有珠韞涵其中，光圓潤潔者爲上，小而歪斜者次之．摸珠者每年必摸得數顆或十數顆，則願償矣．如不然，其所摸得之蚌肉，亦可售與人家佐膳．惟一日之蚌，其值僅能供一日之用耳．

中管人之摸珠也，恆一人搖一小船，備攜食具臥具，並備竹筐，以便帶入水中貯蚌，天寒時，必攜燒酒，藉增體內溫度．船首置一巨石碇．繫以粗繩，泊舟中流時，即投石河中樁止焉．舟既停，乃入水工作，其時上身赤膊，下身僅衣短褲蔽下體，入水之初，將竹筐先繫繩投入河中，然後坐於船首，兩足先下，身微曲，以左手張五指下向護其臀臂兩部，蓋防河底有竹木硬物觸傷其體也，右手攀住船舷，漸漸鑽入。水將至口時，深深呼出一長氣，啓唇吸水一口，悠然逝入河底，乃俛腰拾蚌，次第安置筐中，如須呼吸，即借口中之水微微吐納已可，至不能再繼時，乃浮身而上，水近面時，以右手張五指上面護其頭，蓋防碰於行船之底，致受傷也．既出水，即登舟，引竹筐之繩，汲筐至船，將蚌傾入艙中，再取起碇石，移船他處．入水工作，其法一如前狀．俟艙中積蚌既多，始上船換衣，從容剖蚌，一一驗之，有珠即取出珍藏，無珠即攜蚌肉入市求售，悠悠永歲，蓋幾無日不如此也．

摸蚌之技，據個中人云，大有高下，蓋水性有久暫，拾珠有經驗，雖爲微業，良匪易也．

丐僧

心雪

『在駘蕩的春光普照下面，無論他是什麼人生，都有欣欣向榮的意味；而全不似那臘鼓催年，風雪滿園時的可憐．』這話我已聽得慣了，而尤其是那寫作家；這時天地間的美已由春來而匯集，他們憑着對景物欣賞的快感而發爲這種論調；其實人們內心蘊藏着的喜怒哀樂，決不能由對象的榮枯而或增或減；可憐的人生還儘多着呢．

小小公園的附近，有一塊一畝來大的曠場，遊人之作公園遊者，無論其從東來西來南北來，都不能不假道於此；所以每屆春光明媚的時節，那曠場上的行人常絡繹不絕，一般營投機生意的人往往在場上兜售果物玩具等，莫不利市三倍，此場乃因是增添熱鬧不少，的確不復如年邊風雪滿城時的蕭條寂寞了．

遠遠地夾雜在一羣遊春的紅男綠女中間向着公園走來的是一個衣衫破敝的丐僧，他那灰白色的鬚髮，披露在一頂黑色布製的僧帽的四圍，下面罩着微黃而有縐紋的面龐，在金色的陽光中，鬚髮受微風的波動，顯有一種與外象不同情的可憐．

丐僧背着一塊木架的神像，架邊插着三根線香，行時煙紋撩亂騰在空氣中，身經其旁者，都感到一種神秘的微香．閣……閣……閣……的木魚

響，喧雜在一片游人歡呼聲中，清冷與熱鬧在同時同地奏唱他們迥不相幷的異調．赤着的兩脚，輕印在嫩綠的草皮上，按着閣……閣的木魚聲不疾不徐，幾若天然的節拍；口中有時還不住的念着各種經讚，容貌十分虔誠；這時他一步一步的不覺已走到公園旁的桐梧脚下；那邊正好放着一方小小的石頭，他隨把身體一俯，盤膝坐在這石製的蒲團上，伸手將衣袋裏藏着的黃紙的化緣薄取出，整整的放在面前，他再在樹根下找了四塊小小的碎石，把紙的四角輕輕押住，免得被風吹去；事畢他重又合着目，閣……：閣的敲起木魚，此時他十分得意，他想：『在這裏千萬遊人中，或不乏善男信女，以及富有的施主，當不致再像昨天在那小街裏整整的坐了一天，得不到一個願主．』他這樣想，那黃紙上好像已印上黑黑的字——各施主的姓名——他歡喜得什麼似的，身體一躍，面部觸在樹皮上，方把他從歡喜的幻夢中叫醒，地上那張一字不著的黃紙，在日光中正覷着他作苦笑

閣……閣……的聲響，振盪在晴空氣中，益覺得清脆可聽，遊人絡繹地在他面前走過，老的幼的男的女的昂着頭的走過，他很虔誠的態度，只有他自己知道；一五一十的男女遊客中，他以爲不乏善男信女，在他緣簿上多少可以寫些，而怎知他們竟頭也不回談談笑笑的過去了，此時圍着他的只有三四個十多歲的兒童，指着他作取笑的樣子．

夕陽影裏，遊客仍復是一五一十的循着原路歸去，他這時生怕再像先前的失望，急急地把木魚放下，匍伏在石板上，口中不住的念着南無阿彌陀佛——作更動人的態度，手中拿着緣簿，向遊人脚下不絕的膜拜；老的過去了，幼的過去了，女的男的都極傲慢地大踏步地過去了，曾不向他一睬．他失望極了回到石蒲團上坐下，無聊地敲他的木魚，那黃紙的緣簿依然是一字不染的丟置在一旁．

『這裏的遊人儘多，大慨都不是善男信女吧．哦！我自己眼錯，方才一羣一羣走着的男男女女不是裝著得都似學生模樣的嗎？方今的男女青年不是都不相信僧道的嗎？我同他們去說什麼南無阿彌陀佛，寫寫緣，簡直加增他們的厭棄吧了．有了，我還是改變我的計劃，明天且走到那條上城隍廟去的巷裏，那邊來來去去的一定是善男信女爲多，他們看了我極虔誠的態度，或者能動他們的慈心，而多少寫些．』他想到這裏，暮色已籠罩了公園的附近，他急急地拾起緣簿，敲着木魚，一步一趨的向來的路上行去．

湫隘的小巷，兩旁大半是香燭舖，巷的一端，是通香火極盛的邑廟，在這巷內來來往往的人，多半是善男信女，他們總是表現着極誠摯的態度；女的有時在頸上，還套着黃色布製的香袋，這種人尤以二三月香訊時節爲最多，狹窄的街巷到這時常常擁擠得不可名狀．

蓬頭赤脚的丐僧．他在公園的附近失望了，他不能不到這裏，以冀佛門男女，發發善心，好在他的化緣簿上多少寫些．他爲欲激起他們的慈悲心，以及易於使他們注意他，他不得不裝作實誠的樣子；在他袒着的胸口

用鐵針別上一條約有一丈來往長的鐵鍊，行時鐵鍊着地瑣瑣作聲，他神色自若，口中還不住的念着經句，且行且伏地膜拜，狀至虔敬．引得一羣男男女女都向他走來，不一回，這條小巷，塞足了看熱鬧的人羣，笑的笑，喊的喊，鬧得沸騰起來；站在那巷口的警察，生怕這裏地窄人衆，易於滋事，他拿着棍子，惡狠狠地，向人羣中走來，急急地把他們遣散，再硬將這可憐的丐僧驅逐出境．這時他想到一般善男信女的佈施，行時猶不止一步一回頭向着這條小巷內探望．

南通貧民之呻吟

人穀

予久居城市，於鄉間貧民生活情況，漸形疏隔．春節假歸，遇鄉之父老，殷殷問訊，乃咸呈蹙額不安之狀，相與談話，得知概況；茲綜其所得，論列如后，想亦爲關懷貧民生活者所樂聞也．

(甲)米飛漲價　通境本不產米，民食多仰給於外縣．然內地昔者亦有一部分之產給，乃自連年迭遭旱災，始不得不完全仰給於外縣外省，此種特殊情形，早爲識者所深慮．果也自去秋以來，米價有漲無已，其產米區域如蘇之常熟，無錫，浙之臨海，又均先後拒絕通米商之採辦，他區更相率效尤；以致來源益少，價格飛騰，至今已極．粗糙之米，每擔十七元以上，飯米竟至二十元以上，勢且駸駸而未已．米價既高，其他雜糧亦多因而飛漲，農人終歲勤勞，竭田廬之所入，不足以謀家人之一飽，而勞苦之工人，則更無論矣！此貧民呻吟聲之一也．

(乙)花市疲寂　通境大宗物產，足以運銷外地而吸收金融者，惟棉而已．去年收穫雖尚不惡，乃子花價格，較之往春，僅及其三之二．（往春二十七八元，今十七八元．）滬莊既無去路，內地廠家又已達飽和之度，而農家之售出者，不過十之四五而已，其餘十之五六，亦復無人顧問，金融烏得而不枯竭乎？頃者廠家亦以花紗市面疲滯，有停工之說，此貧民農工呻吟聲之二也．

(丙)布市沉寂　通境貧民完全業農者不多，其大部分則農而兼工者也；所謂工者，卽大布業也．每際青黃不接之期，則務紡織，夜以繼日，而生活之所資，於是乎出．故貧民之休戚，恆視布業衰旺而定．今之業布者，不但無利可獲，技之拙者，且將虧本．夫以惟一之職業，又當此青黃吃緊之期，而衰敝如是，其窘狀寧復可問！此貧民呻吟聲之三也．

綜上三者，米貴則支出增．花布賤，則交易停，而無收入．支出增多，而收入烏有，結果則經濟恐慌，而生活窮蹙．

冲融氣象

滌生

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輩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須有一段冲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怡淡出之，最有意味．